

一開春，民進黨面臨前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中研院學者黃國昌等人規劃籌組新政團投入2016年立委選舉的事件，而且，新政團還打算商請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加持，厚植社會聲望。第三方勢力欲籌組新政團，說明了民進黨在野盟主的代表性受到質疑，如果，連同柯文哲以在野大聯盟的訴求引發民進黨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所引起的紛擾，乃至於延伸到這6年來民進黨在政黨競爭下的溫吞表現來看，困守在馬英九6年來零零落落執政氛圍的民進黨，失去了突破僵化政黨政治的動能，無法衝出社會不滿，呼應人民的期待，帶動改變的氣勢，自然陷入在野勢力分立的危機。

從解除黨禁開始，民進黨一直站在強力監督國民黨的對立面，匯聚社會各角落反威權體制、反侍從主義的能量，形成集體行動的中心場所與地位。藉著每次選舉的集體動員，固然推動了台灣民主改革的浪潮；但是，經歷黨外、解嚴、執政、在野的高低浮沉浪潮中，民進黨在政黨競爭的軌跡上所取得的反政治威權、追求社會公義的正當性象徵，也跟隨之而上下震動，左右擺盪。

一旦政黨路線、政策偏離政黨的歷史使命與公義價值而無法承載此一功能，政黨角色將萎縮成為政治交換，互益共生的庇護者，而與一般利益團體遊說分配資源的功能無所區別。政黨競爭變成政黨妥協，不再反映整體社會利益，形成政黨角色的異化，促使人民回轉到公民社會最基礎的集會與言論權上，從社會運動角度出發，重新構建中介團體的發聲管道。當年活力充沛、思維進步、主張世代交替，大膽挑戰國民黨老人政治（gerontocracy）的民進黨，如今卻顯得步履蹣跚，固步自封，身陷五府千歲的治理危機。兩相對照，今昔相比，少了深耕進步的味道，多了保守遲緩的色彩，自得於往日情懷與權力分配的思維之中。

被社會團體繞道而行，自組政團表達社會利益，標誌著民進黨與社會距離的遙遠，不是以公里計，而是封閉與開放兩端格格不入的態度對抗。在野陣營可能面臨的政治分立透露了民進黨政黨立場的策略進路，不能脫離社會脈動之外而存在。隨著民主過程深入日常生活，競爭性的政黨關係，不能只是兩黨國會協商定目劇的戲碼，而須扣緊急速社會變遷的不滿與挑戰。既有政黨的場所與地位，是否足以帶領台灣走進國際社群、重振經濟、縮短貧富差距、消除貧窮、解決青年失落，帶來社會信心的能力，既是未來政治的承諾與實踐，也是一項全面且漸進的工程。不管是對社會訊息的流量、解讀的能力、說服的技術，都已不再是過去民進黨的組黨思維所能涵蓋，而需要更細膩的分眾治理來深化政黨的社會基礎。

從2012年總統大選，馬英九政府取得行政與絕對多數的國會控制權，卻流失台灣轉型出發的機會。對外，走進依附中國政經強權的依賴發展路徑；對內，讓國家治理的基礎倒退回去侍從主義庇護迴圈，雙重的庇護與依賴，讓台灣面臨更深層的依賴發展鎖定。然而，國民黨的失，並沒有創造民進黨的得。民進黨只停留在政治立場吵鬧與政治權力妥協的層次，沒有積極接手民間社團在全國各地政治抗議的能量，重新承載台灣未來嚴峻挑戰的重擔，失去的不只是挑戰公共政策的能力，更是帶領台灣前進的動力。

向執政黨制衡、對人民許諾、與社會一起行動，是民進黨向來鞏固政黨空間分布的礎石，只是，民進黨已習慣國會兩黨協商機制，貼近制衡機制的結果卻遠離人民集體行動的力量。面對國政膠著，社會民心的焦慮，民進黨領軍的頭人若不能改變舊有的思維方式，就無法改變目前的處境，與社會同步行動。隨著政黨政治僵化而提早步入老化組織生命週期的民進黨，必須透過開放與創新來維持政黨與社會連帶的平衡。儘管，改變思維與領導階層的年紀歲數無關，只是，當年悲壯江湖的闖將化身為美人遲暮，英雄白頭的不老騎士之後，仍繼續揮舞著想當年的旗幟，說著往日情懷的話語，既阻擋了世代交替的速度，也讓消極被動坐等國民黨犯錯的習性，錯失了汲

取社會支持泉源的機運。台灣已經沒有時間蹉跎，改革的壓迫感箭在弦上，看著新世代的社會力隱然破繭而出，民進黨能不心驚嗎？